

由席端為人

王雲五書

岫廬論爲人

王雲五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自序

本書正如其名所示，以集刊余歷年有關爲人之講詞論著爲主。溯自抗戰時期，余留陪都重慶，應各方邀約講演，曾以講稿記錄集刊爲「做人做事及其他」一書，一時流行頗廣。勝利復員後，余因從政而脫離商務，未幾又因共匪搗亂，而避地來臺，是書命運遂不詳。前歲余掛冠從事著述，尤以整理彙刊舊稿爲主，迄今成書十有一種，都二百七十餘萬言。茲以原刊「做人做事及其他」一部分已編入他書，而近年講詞著述有關本題者不尠。於是重爲編訂，得三十一篇，較「做人做事及其他」所收逾倍。又爲避免重出，凡前後講詞著述題材略同者，爲適應現實，多捨前出而取後出，因而本書採及舊作僅五六篇，餘皆新著新講，而近三年所作不下三分之一。

就內容而言，則有關德育者六篇，爲(1)與青年談品德修養，(2)三從四德與三愛四育，(3)孔門學說與現代思潮，(4)基督教給我的一個訓條，(5)好人好事，(6)隱惡揚善乎？隱善揚惡乎？有關智育者五篇，爲(1)科學方法與研究，(2)我對於研究與發展的體驗，(3)青年訓練之目標，(4)由有形的進至無形的大學，(5)公餘進修；有關體育者二篇，爲(1)人類大敵之克服者——體育，(2)運動家風度；有關群育者六篇，爲(1)法治精神，(2)自由界限，(3)談婚姻，(4)自由日，(5)對出國留學生的期望，(6)青年軍事訓練；有關青年問題者三篇，爲(1)青年成功的要素，(2)爲青年學生頌禱，(3)第三屆十大青年評獎會致詞；有關職業者六篇，爲(1)青年就業問題，(2)就業與業餘，(3)業餘時間的利用，(4)多做不錯，(5)老闆主義，(6)關於在職訓練；有關生活者二篇，爲(1)我的生活，(2)七十年和五味。

本書有一重要附錄，其分量竟超過本書正文；此即所謂卹廬語錄，爲女弟子王東平就余兩年來出版之論集十一

種所摘取。東平畢業銘傳女子專校後，入商務印書館任職，公餘輒取余近著細讀之，對其認爲名言佳句，一一標出，未嘗語余也。今歲七月始以摘自「岫廬論學」之五十餘則畀出版月刊發表，而先徵余同意，余以其致力之勤也，頗嘉許之。嗣悉其他十書，亦曾作同等努力，益驚異。重違其意，因於出版月刊連載摘自論學論政二書者百數十則後，囑爲綜合各書所摘，合五百餘則，一一依撰文或講述先後爲序，仍稱岫廬語錄，作爲本書附錄。余平素言論，間雖不無可採，然尙未盡臻成熟，遽以語錄問世，殊不敢當；惟以青年學子謬許吾言者頗不乏人，東平就余不下三百萬言之著作中，摘其要項，不逾十萬言，而大旨殆備，使若干青年得免摸索之勞，節省時力，蓋不無小補也。考慮再四，姑以附諸篇末，是爲序。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八月十二日王雲五

岫廬論為人目錄

與青年談品德修養	一
青年成功的要素	七
三從四德與三愛四育	一三
孔門學說與現代思潮	一七
基督教給我的一個訓條	二〇
法治精神	二三
自由界限	二七
自由日	三二
好人好事	三四
隱惡揚善乎？隱善揚惡乎？	三六
科學方法與研究	三九
我對於研究與發展的體驗	四七

青年訓練之目標	五四
對出國留學生的期望	五八
人類大敵之克服者——體育	六一
運動家風度	六五
青年軍事訓練	六八
由有形的進至無形的大學	七二
青年就業問題	七八
就業與業餘	八六
業餘時間的利用	九五
怎樣做事	九九
多做不錯	一〇五
老闆主義	一〇八
公餘進修	一一二
關於在職訓練	一一九
我的生活	一二五
七十年與五味	一二七

爲青年學生頌禱 一三三

第三屆十大青年評獎會致詞 一三六

談婚姻 一三八

附 錄

岫廬語錄 一四三——二九〇

五〇七則

王東平摘錄

與青年談品德修養

要談品德修養，應先談何爲修養。修養這個名詞，範圍頗廣，定義不一，我認爲似可作修身養性的複合語，姑且就此根據談談。

什麼是修身，大學經文「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這一段話，用白話翻譯出來，便是說：「古人要想表彰自己天賦的光明德性，使其推行於世界，首先要從自己所屬的政治單位著手推行；要想在自己所屬的政治單位推行成功，首先要從自己的家族實施有效；要想在自己的家族實施有效，先要整飭自己的言行；要想整飭自己的言行，先要以理性制服感情；要想以理性制服感情，對於動機先要忠實；要動機忠實，先要明瞭其目標和關係的重大；要明瞭目標和關係的重大，先要對事事都能就已知之理而深究之」。由此看起來，所謂修身不是徒然遵守教條的，應該是出於自發的，不祇要知其然，必需要知其所以然。因此，所謂修身是基於智識的，西洋風有「知識即權力」Knowledge is Power 之句名言，我認爲還應該有「知識即道德」Knowledge is Morality 的一句新的名言。

然而，這還不够，因爲修身之前，還需「正心」；而所謂正心，依照大學傳文第七章所說：「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這一段傳文，算得是「正心」這個名詞很好的注釋。所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都是人的感情；一個人受了感情的衝動，往往不易以理

性制服感情；不過不能以理性制服感情的人，依現代精神分析學研究的結果，多是由於身體健康不正常的關係。蓋健康的人，具有制服感情的更大能力；而患病的人，尤其是精神衰弱者，其以理性制服感情的力量比較薄弱，因爲容易發怒，容易恐懼，容易喜樂，容易憂患，都是身體不甚健康者的現象。所以，我認爲不祇是智識即道德，而且健康也即是道德 *Health is Morality*。

總括一句話，所謂修身是以道德爲目標，而以知識及健康爲求達此目標之必要手段的。

什麼是養性，孟子盡心章「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據程子的解釋，所謂心，性，天三者原是一物。「從理而言謂之天，從稟受而言謂之性，從存在於人者而言謂之心」；正如孟子所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因此，我們對養性一詞所下之定義，似可說是：「順着天賦的自然性，使作正當的發展，而不使悖於天理」。不過這樣的解說，是基於性善而言，縱然我國哲人也有主張性惡的。基督教雖言人類始祖食禁果，因而犯罪，似乎隱寓有性惡之意，但是縱照這樣的傳說，人類始祖的先天及有生之初定然是良善的，祇是受了魔鬼的煽惑才犯罪。在其未受魔鬼煽惑以前，當然是良善的。因此，間接上也可證明性善。假使我們還要搜求一些人類性善的旁證，甚至一切動物性善的旁證，祇要看看任何動物愛護其幼兒的親切，便知其然。兇猛如獅虎，無不對其幼兒表示充分的慈愛，其他大小動物，莫不如是。這出自愛護幼小生物使之繁衍之善性，而善性之起源，則基於一個愛字。人類爲萬物之靈，能從愛護幼兒的出發點，而推及於其他，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也。其他動物縱未必盡能發展推愛於其他之意義，但也往往不作殘殺同類之暴行，足見任何動物都有或多或少的善性，人類更無論矣。因此，所謂養性，便是保持天賦的善性。

但是修養之目的怎樣才能達到，換句話說，應該採取那種修養的方法，才能達到修養之目的呢？

我以爲修養的方法，當然爲數不少，但其中最重要者不外三項：一是求知，二是保健，三是培養積極的精神。所謂求知，不是所謂一知半解的知，而是所謂真知灼見的知，人是具有求知慾的，對於自己不知的事物，依其

天賦的本性，總是願意知道的；可惜如要達到真知的境地，可能需要較大的努力與較多的時間。因為要獲得真知，便不能輕聽別人的話，等於盲從；又不能淺嘗輒止，不肯深究。我國流行的「學問」一詞，廣有爲學必須能問之意。孔子入太廟，每事問；不肯把看到的外表，遽以爲已經認識；必須藉發問而獲得解答，甚至獲得解答後，往往還進一步，追問其究竟，以期達到徹底的認識。中庸第二十章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一段話，算得是求知的過程。所謂博學，便是多方搜集所研究或所欲認識事物的資料；所謂審問，便是就所搜集的多方資料，加以比較研究；所謂慎思，便是就比較研究所得的客觀結果，再加以內心的，或是論理的，考慮；所謂明辨，便是就外在研究與內在思考，作最後的決定。

這一種過程，實在深合西洋科學的方法。西洋所謂科學方法首先由英法兩國的兩位哲學家於十七世紀開頭發表他們各自一部名著，一爲英國培根氏的新工具，一爲法國笛卡爾氏的方法論，兩者各提出四項的研究原則。培根氏的四項原則爲：(一)盡量搜集可靠的資料，尤重藉實驗而獲得的資料；(二)將所搜集的資料類別爲各表，一一加以比較；(三)藉所列之各表，當可達成初步的概括論，稱之爲一般原理，再將各種原理比較，進而構成科學的定律；(四)科學的定律須能證實其適於新定律之研究。笛卡爾氏的原則爲：(一)不可接受我未能明認其真實性者爲真，換言之，務宜避免急斷與成見；而在我的判斷中，不宜摻入較自己心思顯然無可置疑者更多的論據；(二)須將研討中之每一難題盡量分析爲許多部分，而爲難題之適當解決所必要者；(三)須將我的思考導入於相當程序，即從最簡單而容易認識者開始，係依序從容上進，逐步達於更複雜的知識，甚至對於本質上原無因果關係之若干事物，在思考上亦畀予相當的秩序；(四)對於某一事件都要詳盡列舉，廣汎考核，務使不致有何遺漏。

以上所舉兩氏提供的八個原則，其中培根氏的第一原則，在盡量搜集可靠的資料，與我國中庸所稱「博學之一語，大體相同，在科學方法上稱之爲「觀察」，就是把搜集的資料供研究；因爲觀察 Observation 一語之意義爲「以科學的研究爲目的而收集資料，特別注重其實際與表現」。培根氏之第二原則，在科學方法上，括有分類與

比較兩項。笛卡爾的第二原則，在科學方法上，稱爲分析，係指將整體剖析而研究，屬於分析的第一意義；笛卡爾氏的第三原則，在科學方法上亦稱爲分析，係將各問題，按其易難，先後加以解決，其秩序爲先易後難，屬於分析的第二意義。方法的種類很多，上所舉者只是其中幾種，此外還有多種，都可用以對種種問題，作科學的研究，以期達到真正而徹底之認識，與我國中庸中所舉「審問之，慎思之」兩語之效用相同。

所謂保健，是包括身體的和心理的健康而言，二者互有密切的關係。凡身體不甚健康者，或易憂鬱，或易動怒；而多病之人，也往往易致恐懼。此則由外而影響於內者也。凡神經衰弱者，往往無病呻吟，又因畏病過甚，對於病患之抵抗力往往因而薄弱。我常常覺得凡心理健全而意志堅強者，對於許多種病患七分程度可減爲三分；反之，神經衰弱而意志薄弱者，對於許多種病患三分程度亦難免增至七分，此就心理與生理或病理之關係而言者也。至於健康與學問之關係，亦有可得而言者，蓋健康不良之人，精神欠佳，縱然有志爲學，亦難免因不克支持，而有志難償。且由於精神欠佳，記憶力可能受損，思考力亦不免受影響。凡此皆與研究學術攸關。

又從健康與道德而言，據現代精神醫學專家言，犯罪者往往係受健康之影響，蓋心身不健之人，多不能控制其感情，於是因一時的衝動而犯法者，在所常見。許多國家，對於犯罪之人，輒先檢查其神經有無不健全狀態，以判定其應否對所犯之罪負責，然平時神經正常，而因一時意志薄弱，不能控制感情而犯罪者，未嘗無其人，則應否課以刑責，殆不易得一明確之準則。

自另一方面言，身心健全，理智清明之人，平素多感愉快，待人固和霽可親，受挫亦處以鎮靜，則衝突定然減少，即使有衝突，亦不難控制感情，訴諸理智，則其違法犯罪定能減至最低限度。

於是問題便進至如何保健，依我的自身經驗，這不是一件複雜困難的事，只須順乎自然與持之有恒而已。我所謂順乎自然之道，就是儘可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饑則食，飽則止，外則活動身體，內則愉快心情，凡此無一不是順乎自然的。第一，日光之生命之源，樹木向陽者盛，向陰者疏，所以我幾十年來養成早眠早起的習慣，近年尤

甚，簡直每日以晚間八時入睡，味爽三時起床，雖比日入時遲一二小時，却比日出時早二三小時。第二，我對日常食量嚴加限制，偶爾出外應酬，不便辜負主人厚意，飲食稍多一點，次日早餐大都放棄，使體內積食自動消化。第三，我雖不作體育的運動，也從未打過太極拳；至於內心方面，無論處境如何，總是樂觀愉快，在形式上每日至少大笑若干次。由於這樣的關係，我在過去七十七年間，未嘗住過醫院一天，平素從不服用補藥，甚至安眠藥和消化藥簡直未曾服用過一次，現在總算耳聰目明，沒有一顆假的牙齒，站在講台上可以接連講二三時，至於爬山遠足，最近曾以五小時步行山路約四十華里。諸位不要以為這是奇迹，實在毫無秘訣，的是千真萬確，按照上述的幾句話切實執行，並持之以恆罷了。也正是由於這樣的關係，我現在的記憶力雖較前稍差，但我的理解和判斷力絲毫沒有降低，可能還有進步，如此保健的結果，是不是有合於修養的條件呢？

最後要談到如何培養積極的精神了，所謂積極的精神，就是有進無退百折不回的精神。青年人都是具有朝氣的，本來就富於前進的精神，因此，許多革新的事業都由青年推動；可是古語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往往又可為青年寫照。常見許多人，特別是青年，突然陷於煩悶之境，或者由平素的積極態度，突變而為消極；或者由平素的發憤有為一變而為自暴自棄。煩悶的起因固然很多，但大多數由於遭遇挫折。天下事本來沒有絕對順利的，許多人，特別是青年因為缺乏經驗，以為天下無難事，往往對任何事常存「馬到成功」之樂觀心理；可是一遇挫折，便徬徨無措，漸把一番熱情冷卻，不想設法克服困難，遂至煩悶而不能自拔。其實挫折只是一種往往不可避免的試驗，在善於應付挫折的人，挫折愈多，最後的成功也愈大。成功失敗僅差一間，只是在遭遇挫折之時如何應付而已。我以為應付挫折之有效方法，莫如事前作充分之準備。所謂「凡是豫則立」，便是指事前有準備，便容易成功，在開始不要把事看得太輕易，就各方面預作應付失敗之計議。須知事前計議愈周密，則失敗之機會自然減少；即或仍不免遭遇挫折，因預有準備，便可及早從事於補救，不至臨時無所措手。又縱使一再失敗，亦當堅持有志者事竟成的信念，把失敗視同應有的試驗，每次失敗，即研究其失敗之原因，予以消除，或修正其方法，仍繼續努力。所謂

「失敗爲成功之母」，並不是指失敗後盲目繼續進行，這是會重蹈覆轍，而不會作爲成功之母的。要變失敗爲成功，必須依賴研究與改進，不過，繼續研究與改進，必需憑藉百折不撓的精神。國父孫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在民國成立以前，起兵革命，凡十餘次，每次失敗後，或變更方法，或轉移地點，尤以加強運動，爭取更多之同志，於是此仆彼起，卒底於成。其積極精神，最足取法。

總之，道德之提高不是可由師長教導或朋友勸導所能達成，必須有賴於本人的修養；而修養之道，就個人體驗，有如上述。概括言之，必出於自發，由知識與健康合力而達成，德智體三者連合構成一個完善的環。教育宗旨所以德育智育體育三者並重，則以此故。然就實際而言，一般學校，多以德育爲幌子，體育爲特殊訓練，而以智識之傳授爲中心設施，於是三育分立，而互有輕重，其於教育完整之意義，相去遠矣。幸而我國今日之軍事學校，除智育之設施，比諸一般學校無遜色，體育之設施亦遠較一般學校爲普遍，德育之設施，原屬最難，惟軍事學校之注重紀律遠較一般學校爲認真。紀律亦爲一個重要之德目，屬於公德方面。日日認真訓練，對於公德方面當有裨益，然私德方面，斷非言詞與形式的教導，可收實效。本人意見，仍有賴於知識之啓發與健康之支持。在軍事學校中，由於體育設施之認真，健康當較一般學校，尤其是側重惡性補習者，平均較有進步。至於智育方面，如何而使在學青年養成自動研究，即物窮理之習慣，實現理性制服感情之美德，則本人對於貴校諸位教師之率先倡導，有厚望焉。

（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爲政工幹校全體員生講）

青年成功的要素

青年是國家未來的主人，青年人都能走向成功之路，國家是沒有不強盛的；反之，青年如果多陷於失敗，國家也就難免衰落。本來青年都具有朝氣，當然富於進取的精神；因此，許多革新的事業都由青年推動。可是古語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往往又可為青年寫照。我們常見許多青年，突然陷於煩悶之境，或由積極而變為消極，或由發奮有為而變為自暴自棄。煩悶的起因固然很多，但大多數都由於遭遇挫折。天下事本來沒有絕對順遂的；青年因缺乏經驗，以為天下無難事，因此對任何事常存「馬到成功」的樂觀心理，結果一遇挫折便徬徨無措，漸把一番熱情冷卻，不思設法克服困難，遂至煩悶而不能自振。此種現象頗為常見，不僅是青年的不幸，實亦國家的重大損失。其實挫折只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試驗，在善於應付挫折的人，挫折愈多，最後的成功也愈大。成功失敗僅差一間；歧路徬徨的青年須知失敗和成功兩條路均在眼前，只有善為抉擇。一般青年人，無論是尚在學校修業，或者是已經出而就業，都不免有時遭遇挫折，挫折無異是三叉路口，由這裏可以通至成功之路，也可以通至失敗之路，有待於青年自己的抉擇。現在我想和諸位青年朋友討論一下如何走入成功之路。五十年前，我本是一個屢經挫折，備嘗艱苦的青年，今日雖然在學問和事功兩方面不能算得有何成功，但至少沒有失敗，足見我在這五十年間總算沿着成功之路前進，縱然還沒有達到成功之門。現在我願以一個識途的老馬，向諸位青年朋友談談怎樣才可以從三叉路口走入成功之路。依我的見解和經驗，這需要具備幾個要素。這些要素概括說起來有八項，那就是：（一）野蠻的身體；（二）文明的頭腦；（三）敏捷的手足；（四）高尚的目標；（五）科學的處務；（六）法治的習慣；（七）積極的精神；（八）平正的思想。現

在且把這八個要素簡單說明一下：

(一)野蠻的身體，是我所杜撰的一個名詞，其意義當然不難明白，那就是指堅強而像野蠻人一般的身體。一個成功的人必先能習勞耐苦。習勞耐苦一方面是堅強體格的結果，他方面也是堅強體格的原因。習勞便是常常運用體力，而運用體力的結果，無形中已成爲最有效的一種體育。勞苦可以增進身體的抵抗力，對於身體的增強收效甚大。因此習勞耐苦可以養成堅強的體格，及至相當堅強的體格已經養成，於是更能習勞耐苦，彼此互爲因果。我以爲青年的體格堅強和他一生的事業成功失敗，實有重大關係。試從學業說起，一個體弱多病的人，在學業上是不會有重大成就的。縱然他有濃厚的研究興趣，却因精力有限，往往未能深造；即使熱心毅力過人，多病之身仍能研究有得，但是未老先衰，或是中年作古，在個人和國家都不免有重大損失；因爲一個人的學問成功，至早要在三十歲以上，如果四十歲左右便作古人，則他的學問可以貢獻於社會的時期不過十年上下，殊爲短促。反之，如果這個人能够活到八十歲，而且到了高年身體仍然強健，則他的學問不僅愈有進步，而且可以貢獻於社會的時間多至四五十一年，一個學者彷彿成爲四五十個學者。我們試看美國的教育和哲學家杜威、約翰活到九十四歲，科學家愛迭生活到八十四歲，英國的大著作家蕭伯納也活到九十四歲，韋爾斯活到八十一歲，其發明研究與著作均繼續至於將死之年，皆可證明他們的身體與壽命對於學術上貢獻的重大關係。其次，說到德性，身體強健的人大都愉快而樂觀，愉快則對人多能同情，樂觀則對事定能積極，同情爲社會調協之因，積極爲社會進步之源，其結果均有利於社會，故亦爲最上之道德。復次，說到應付人生必不可免的挫折。一個身體強壯之人，性情既是樂觀而積極，則其應付挫折，自不難出以再接再厲的精神，終可轉變挫折爲成功，與身體衰弱精神憂鬱之人，一經挫折，便無自拔的勇氣者，不可同日而論。

(二)文明的頭腦，是指不僅能够繼承，而且還能創造文化的頭腦而言。文化爲人類精神上的遺產。我們的祖宗辛辛苦苦創造下的文化，做子孫的如果不能繼承這些遺產，固然對不住祖宗，但如僅能繼承這些遺產，却不能把這些

遺產發揚光大，換句話說，就是改善增進這些遺產以適應現代的需要，那也是對不住祖宗的；因為我們的祖宗所能憑藉者遠較我人爲少，尙能對文化有所創造，我們承前人的餘蔭，憑藉既多，當然更應有所創造。創造文化的前提，第一要有懷疑的精神，第二要有改進的決心與苦功。這是有關讀書研究的整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所能闡明的，且留待將來另作專題的講述。這裏我只要補充一句話，就是人類所以爲萬物之靈，即因具有一個最好的頭腦，如果有最好的頭腦而不知利用，那就與禽獸何別。人類惟能利用其最好的頭腦，所以能有今日的文明。青年人要能繼承與創造文化，在野蠻的身體上必須配置一個文明的頭腦；但千萬不可有一語之差，把文明和野蠻兩個形容詞換了地位，變爲「文明的身體」與「野蠻的頭腦」，那真是糟透了。

(三)敏捷的手足，乍看起來，似乎不是人人所當具有，尤其是我國舊日的讀書人，更以爲不必具有，因爲舊日的所謂士大夫，眞是有足而無需使用，有手除供寫字以外也不很使用。可是現代的國民便大大不同了。使用兩足不僅爲人生所必需，而且是最有效和最易習行的體育運動。至於兩手功用之廣更不待言。大多數人倚爲生計者即在兩手，即少數用腦工作之人，其運用腦力的結果，也多要靠一手或兩手爲生計之人，如果兩手運用敏捷，則其效率必大，成績必佳，於己身於社會都有好處。現在盛行於美歐的科學管理，其出發點實爲一位美國工程師對於工人善用兩手或兼及兩足所施行的測驗與研究，以費力小而收效大爲其目標。由此推而廣之，遂使工商業，以至於政府各部門的行政，均大增其效率。這一點說來話長，當留待將來專題講述。現在要結束一句話，就是在今日工業化的社會中，青年的手足敏捷，實有極重大的關係。

(四)高尚的目標，是指超越現實的享用，與小我的樂利，而能以崇高的理想，及大我的樂利爲目標而言。人爲萬物之靈，斷非如一般動物，專爲口腹與繁殖而生存者。自宗教家言之，人之肉體以外，尙有靈魂；欲使靈魂得安適，則肉體尙可犧牲，更何有於口腹。自非宗教家言之，則人類有永久不滅的歷史，凡曾生存於斯世者，譬如一度漫游勝迹，也當留下一些去後之思；這去後之思，無論廣大至於全世界，或是狹小限於一個鄉村，範圍大小固視

其人的能力事功而不同，但其不當辜負此百數十年間的一次漫遊，殆無區別。因此永留大名於世界，固非盡人所能期望，但人人都能成爲一鄉之善士，整個世界便不難成爲一個樂園。事無大小，只要人人各就本位，盡其應盡的職責，則直接上對其所處的小社會有利，間接上對於整個的大社會也有利。這樣的理想，無論是從宗教上靈魂安適爲出發點，或是從非宗教上有利於社會爲出發點，都是崇高而超現實，或是重大我而輕小我的動機所由生。青年立志，能以此項高尚目標爲方針，則享用在所不計，犧牲在所不惜，這樣才不愧爲人，這樣才可以達到精神上的成功。

(五)科學的處務，是指處理任何事務，當依據科學的原則。任何人都有擔任職業之必要，職業的種類雖有種種不同，職業上的位置也高下不一，如果要處理得好，都有利用科學的方法之必要。甚至職業以外的私人事件，在處理之時能利用科學的方法，也定然效率加強。處理各種業務的科學方法，當然隨事而異，斷難劃一，但其原則却不外幾個共同問題。科學的處理業務，與非科學的不同之處，就是前者在處理任何事務之前，都經過一番思考，通常將會發生七個問題，然後按照問題與事務的內容一一研究其解決之道，這比諸毫不思考，任意處理，或按照一般習慣處理，自然可以獲得較優的效率。這七個問題是：(一)做什麼？(二)怎樣做？(三)用什麼做？(四)用何人做？(五)需要多少錢？(六)怎樣做得快？(七)怎樣做得好？第一個問題是指所處理的事務性質與目標，而尤以目標關係特大。無論做什麼事，如果不明瞭其性質，固然不知如何下手，但如性質雖已知道，却對於目標不明，也就無異是被動的操作，不會感覺興趣。第二個問題「怎樣做」，是指處理事務的計劃，而不是處理事務的方法。科學的處理事務，無論事之大小，事前都應該有相當的計劃，才能循序進行，不致紊亂。第三個問題「用什麼做」，是指處理事務所用的工具和材料。第四個問題「用何人做」，爲技能與業務配合的問題，如由一己擔任，須先由自己檢討能否勝任，如與他人合作，則人事問題亦須妥爲布置。第五個問題「需要多少錢」，幾乎是處理任何事務所不能避免的。西諺有云：「金錢是最好的奴僕，却是最凶的主人。」故處理業務時能合理支配金錢者，金錢